

彙
初
新
志
九

彙
初
新
志

PDG

虞初新志卷十七

小嫻娘山館重校刊

新安張潮山來輯

紀袁樞遇仙始末

王際可曾侯

康熙庚辰正月廿六、錢塘庠生袁樞、字惠冲、夢一
長鬚、頰白者、自稱崆峒道人、邀以入山、修煉三載、
可證仙籍、且戒其弗洩、既寤、卽與同人言及之、次
夕、復入夢云、再使吾言、當令汝啞、晨起、若有人促
之行、至一畝田、果見所夢道人、拉之同往、倏忽已
至闕外、樞以親老固辭、道人投藥一丸、恍惚入腹、
遂不能言、遇友引歸、舉家惶怖、中丞張公廉得之、

知爲颶風所拔、士詢其始末、樞具以筆對牒其省、
捐俸十金與之、遂下有司捕獲大索十日不得其
父具呈乞移咨江西天師府、七月十七日方得天
師移覆外給治啞符二道、并仰浙江杭州府城隍
司公文、中丞公亟傳樞親賈公文詣廟焚之、歸卽
先吞一符、嘗遍體煩憊、骨節有聲、夜夢一人手持
城隍諭單、上書廿六日子堂、傳袁生員面諭、至期
復夢其引入神署、燭光中見神冠服危坐、曰已遣
金甲神往請真人矣、少頃見道人偕金甲神至、城
隍延之賓坐、道人向樞曰、因汝有厄、故罰啞一年、

城尊曰。天師文內。含其能言。若仍啞。何以復命。道
人曰。旣天師傳命。不滿一年。亦宜半載爲期。然此
後。仍當慎言耳。遂命之歸。至廿八日。又吞一符。以
天師符內。囑間七日。再服。故也。八月初一子時。夢
人令其發聲。卽語言如常。屈指果及半載。赴戟門
謝中丞。公曰。天師來札云。爲汝建壇作法。鍊一金
甲神來。三日有驗。今信然矣。其事頗涉怪。爲儒者
所不道。然昔人謂城隍之神。與山川社稷壇等。歲
時致祀。以示國家懷柔百神之意。不必實有其人
也。乃袍服酬對。與人世達官無異。又世外仙人。儒

光難信而樞親見之于城市中城陸目爲真人必
非妖魅可托至天師爵秩相承數千年來自洙泗
外鮮與比盛今以其移覆中丞公書觀之則封號
亦不爲待致也然非中丞公重士恤災委曲救拔
亦安能使天師建醮遣神若是哉又樞語余云方
啞時友人母病意中欲有所叩忽信筆書云丁丑
丁丑二人相守玉兔東升大家撒手其母至丁丑
日丑時而歿至今不知其所以然也尤足詫異云
張山來曰天師有如此法力其世襲也固宜

閔孝子傳

吳晉介

閔孝子者湖州之南嶺人年四十餘種田爲業少
未嘗讀書性粗惡不慙于族里屋數間阡陌相望
晨夕率妻子奉若父唯謹父爲老諸生年七十又
二尋病醫藥不效日益篤孝子憂之族里咸勸孝
子急治其不聽妻亦勸不听一日父病霍然又數
日受杖履矣慰問者欲得其故孝子作謾語笑謝
之人以孝子粗惡莫之畢究其妻亦謂得秘藥活
之耳旬日孝子如罹重疾臥牀第呻吟不止狀甚
苦妻曰若何爲者翁前病誠當憂今病且起憂何
爲者孝子唯唯呻吟不止如故妻復曰若亦病耶

呻吟何爲者。孝子唯唯復呻吟不止。如故妻以爲
真得疾。秘不以示。亦以乃翁病新愈。懼貽乃翁憂。
一日晨起。猝見其捫心難堪狀。妻益疑。因伺其寐。
發所捫處。眎之見創。大驚。促之曰。若何爲者。孝子
不能隱。徐曰。予人子不忍父病之不可救也。常聞
人言。親不可藥救者。得子心片許。雜餽粥噉之。可
救。某日因禱土神前。願剖心活吾父。夜半吾父呼
飲時。子引刀刺胸。出心割若許。納飲中以造。不意
吾父果霍然也。當刺胸時不甚楚。割畢創卽斂。好
如未刺時。今始不復忍。宜秘若勿語。其妻哀且聞。

傷心愁死。取白之盃。盃錯愕曰。吁。是顧安所得藥。妻長跼泣請盃。不可却。安出藥塗之。去言必死。妻亦以爲必死。泣相向。詰朝藥忽迸落。創痕俱失。所在矣。妻喜出望外。促孝子詣盃報謝。盃復錯愕曰。吁。是顧安所得活。殆有異。盃卽里中人。爲徧聞之。里中里中人美其里有孝子也。具聞之。郡邑大夫。郡邑大夫上其事。大中丞且爲孝子旌門焉。旌門曰。惟其父拱立閭左。郡邑大夫讓孝子出。云。先二日已逸去。或曰。孝子終粗慝人也。顧安從知接見。郡邑大夫禮甲辰春。予遊姑蘇。同舟人有從南鎮。

來者爲子言若此惜未詳其名外史氏曰割股療
親古不深許矧割心者哉然孝子故粗慝能篤所
親至不計其生又旌門曰先期逸去不飲以孝名
尚得謂粗慝哉今世之不粗慝者大率全軀保妻
子精于自爲者也拔一毛以利君親有所不爲若
孝子者可以風矣

張山來曰割肝割股世多有之今割心尤奇孝
也子夏有言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其閔孝
子之謂耶

人觚

鈕

琇

玉推

熊公延弼當督學江南時試卷皆親自批閱閱則
連長几於中堂鱗攤諸卷於上左右置酒一壘劍
一口手操不律一目數行每得佳篇輒浮太白用
誌賞心之快遇荒繆者則舞劍一廻以抒其鬱且
有雋才宿學甄拔無遺吾吳馮夢龍亦其門下士
也夢龍文多遊戲挂枝兒小曲與葉子新闢譜皆
其所撰淨薄子弟靡然傾動至有覆家破產者其
父兄羣起評之事不可解適熊公在告夢龍泛舟
西江求解於熊相見之頃熊忽問曰海內盛傳馮
生挂枝兒曲曾攜一二冊以惠老夫乎馮踟躕不

敢置對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
事毋足慮也我且餒子徐爲子籌之須臾供枯魚
焦腐二盞粟飯一盂馮下箸有難色熊曰長選嘉
肴夕謀精粲吳下書生大抵皆然似此草具當非
所以待子然丈夫處世不應於飲食求工能飽餐
纏○纏○者○真○英○雄○耳○熊○遂○大○恣○咀○啖○馮○噉○飯○七○餘○而
已熊起入內良久始出曰我有書一緘便道可致
我故人毋忘也求援之事並無所啓而手挾一冬
瓜爲贈瓜重數十斤馮偃僂祇受然意甚怏怏且
力不能勝未及舟卽委瓜於地鼓棹而去行數日

泊一巨鎮熊故人之居在焉書投未幾主人聞躬
謁馮延至其家華筵奇馥妙妓清歌咄嗟而解嗜
罷主人揖馮曰先生文章霞煥才辨珠流天下之
士莫不延頸企踵願言觀止今幸親降玉趾是天
假鄙人以納履之緣也但念吳頭楚尾雲樹爲遙
荆柴陋宇豈足羈長者車轍哉敬備不腆以犒從
者先生其毋辭馮不解其故婉謝以別則白金三
百蚤身致舟中矣抵家後熊飛書當路而被訐之
事已釋蓋熊公固心愛猶龍子惜其露才炫名故
示菲薄而行李之窮則假途以厚濟之怨謫之集

則秘書以潛消之英豪舉動其不合人易測如此
張山來曰使我爲龍子猶則竟作求解桂枝兒
矣

泉州府同安之廈門前朝中左所地也順治初爲
海寇鄭錦所據壬辰我師進勦鄭寇大俘子女而
還有騎士挾一婦人於馬上過同安東關婦見道
旁有井給騎士下馬小遺卽躍入井騎士窺井大
怒連發三矢中婦肩而去越十日有村民薛姓者
由村入城行至半途天甫向曉忽於烟霧中見一
婦人韶年麗容身衣碧色短襦腰繫淡黃裙雙趾

織紉文履高屐迎前泣告曰妾乃廈門難婦王氏也夫死于兵而妾被掠矢志不辱投身東閩道傍之井聞君夙有高義幸出我於井拔箭斂尸埋棺井側妾當隨事默祐以報君德薛應曰諾婦忽不見是日薛適有事於縣如意而出因於東閩往求井婦宛然在焉偶遇博場薛欲驗婦語遂入場下采復獲大勝囊錢還家與子弟語其事卽以錢買棺約子弟同至井所出婦尸顏貌如生爲之拔箭整衣履殮而埋之其地去井丈餘前臨大道又月餘薛夢婦拜謝而言曰妾荷君之義幸獲安葬妾

身雖朽而妾心之感君者不朽也。陰府憫妾之節，命妾香火於此。君若爲妾立尺五之廟，則妾之報君當不止爨昔矣。惟君終始之，薛覺而驚異。次日，昇運磚土，築成小廟，并以瓣香酬賽。自後舉家安順，事事獲濟。遠近競相傳說，不數年，紳士商民各致錢鏹，大啟神宇。丹碧輪煥，而肖像於中，題其額曰：王義娘廟。入廟莊誠，有禱輒應。遇衣冠不潔，或出穢褻語者，立致譴責。以是士人及往來之客益加敬畏。焚叩駢集，至今不衰。

張山來曰：節烈止爲一家之事耳。陰府猶重之。

若此矧爲臣而殉國者乎

事軀

鈕

琇玉樵

會稽東南有山曰平水。康熙初樵人經其下見一
大蛇如蟒蜿蜒泥內久之遂將其身樵人釋擔
而觀澗旁有洞蛇曳泥而入蓋以泥封洞口而歸
遂不能言與人酬對唯張手作狀而已如是者三
年復過前遇蛇處陰雲乍合雷雨驟至霹靂一聲
有龍從洞中出騰空而去樵人不禁大呼曰向我
卷舌不能出聲者正此物爲之也於是能言如初
張山來曰白龍魚服自當致困今此龍乃咎樵

而啞之殊非理也。

荆川馬洋潭有黃姓者。樸老而癡。獨爲鄉塾師。一

女名嗣姑。生有慧質。幼在塾。隨父讀書。年十四。自

繡白衣大士懸之室中。禮供甚虔。一夕忽夢大士

呼而語之曰。汝父固鄉里善人。數宜有子。其奈年

老。何我欲以汝子之。因徧撫其體。啖以紅丸。甫下

嚙。覺有熱氣如火。從胸臆下達兩股間。迷眩者七

日。欬然而起。則已化爲男子矣。先是翁以嗣姑許

字同里譚姓。因往告以此異。譚怒詆其妄。鳴於官。

質驗果眞。乃解婚。四方觀者雲集。康熙丙辰初夏。

涇川孫靜菴適過其地亦造門請見嗣姑冠履出
迎黛粉之痕未消瑱猶在耳也孫有句云夢中變
化真奇劖紅顏忽作男兒相卸卻羅衫蝴蝶博
帶寬衣相揖讓見人低首尙含羞珠環小髻烏鬢
樣

張山來曰男女幻化史家謂之人妖今觀此則
正所以獎善也

蒲州于孝節有愛姬曰紅桃美客止善談諧尤擅
名琵琶北地陶陶多嫺此技而紅桃纖指嬌喉瓏
絃叶曲其調與眾絕異故才一發聲聞者卽知爲

子家琵琶也。崇禎末，闖寇所至，蹂躪河汾間，罹禍尤酷。孝廉被執，闖帥斬殺之。牛金星見其年韶質秀，且已登科，丐爲子師而免。紅桃亦於此散失。不知所往。孝廉從金星於軍，數月後，館之晉王府中。晉府初經兵燹，雖重樓疊閣而棟折垣頽，金粉凋落，沼荒林敗，竹相傾敝。孝廉於最後之宮置一榻焉。妖狐書嘯於庭，奇鬼宵窺於牖，詭形怪嚮，百態千嘗。孝廉斯時，雖偷息人間，實同冥域，而心念紅桃如醉如癡，一切可憎可怖之境，翻置度外矣。又踰一載，闖兵進逼京師，列營保定城北，序屆殘冬。

雲同霰集。孝廉與牛于其一行帳。薄暮雪下愈密。
二鼓初報。孝廉收帳。小遺四望。皎然。隱隱。聞琵琶
聲。觸其夙好。遂跣足踏雪。滑行冰之。越數十行帳。
獨一帳有燈聲。從帳出。俯而諦聽。是耳所素熟者。
大慟一聲。身仆深雪。不能起。帳中人疑其奸細。縲
縛入帳。識爲金星西席。乃釋而詢其故。孝廉曰。家
有小姬。素善琵琶。兵間散去。已逾二載。願見之。私
雖寐不忘。今宵萬籟俱寂。清調遠聞。恍出吾姬之
手。不勝悲痛。于觸厓下。疎狂之咎。向期宥之。帳中
人亦豪者。愷焉出。姬相見。果紅桃也。乃復行酒列。

名。俾。孝。廉。與。姬。歡。飲。達。旦。明。日。言。於。金。星。以。紅。桃。
歸。孝。廉。仍。遣。二。騎。送。回。蒲。州。孝。廉。入。本。朝。以。揚。
州。通。判。終。

古。張。山。來。曰。孝。廉。之。念。舊。帳。中。人。之。還。姬。均。足。千。

徐。州。李。蟠。以。文。望。雄。於。鄉。跌宕。自。喜。其。家。去。州。城。
一。二。里。有。趙。翁。者。所。居。之。村。與。李。村。相。望。晨。夕。往。
來。無。間。也。趙。翁。頗。饒。於。貲。小。築。數。十。楹。外。周。以。垣。
中。分。兩。院。而。空。其。半。欄。檻。曲。折。花。木。幽。深。忽。一。日。
有。美。髯。老。人。從。空。屋。中。曳。杖。而。出。自。號。豹。仙。顏。如。

童孺衣冠甚古長揖趨參信入其室則與尊之座
几奉之精皆非素有翁顧視駭愕狗仙曰老夫生
無氏族居無井里所至之地安卽爲鄉昨從天目
天台渡江而北遍訪幽棲曾無恹意適見君有閒
館絕遠羈塵暫頓妾婢於此當圖留珠之報用酬
割宅之恩幸無訝也言未旣美姬漸次出見焚香
於爐淪茗於盃更侍遞進光艷照座狗仙笑指諸
婦曰此皆老夫養生之具矣趙翁告退念其禮意
旣殷談論復雅頓忘怪異轉與親暱暇則輒相過
從狗仙自言得道漢時市朝屢變轉瞬間不覺千

有餘歲。頗有狐氏入仙從侍巾櫛。紅粉四班。命曰
陰獵。踰月則還。一玃於三百里外。媚人取精。挹彼
注茲。合同而化。運之以氣。葆之以神。延生之術。實
由於此。趙翁度其必能前知。因叩以吉凶禍福。無
不奇中。驚傳鄉曲。咸以真仙奉之。蟠獨不信。一夕
扁飲極醉。直造豹所。大呼妖獸。數其惑眾之罪。豹
則蚤已避去。其室闕如。而蟠仍毒詈不止也。趙翁
隔院聞其声。亟往諄勸。令僕夫乘月扶歸。明日豹
仙復見。趙翁曰。吾友無狀。深獲罪於老仙。醉人當
恕。幸無較焉。豹曰。此君天祿甚高。老夫輩法當

退遜計其年滿三十當魁天下四十六歲位至三公但其生平有二隱事實傷隱德致下天罰且性近鬼踪功名雖顯不免淹阻或至遷謫若老夫則跡本萍浮呼當馬應旣被譴驅無庸留滯矣辭別出門有頃過覘其居烏語在簷落紅滿地依然一空院也他日趙以二隱事詢李李嘿而不悅似有悔咎之色康熙丁丑誦果狀元及第尋以事去官張山來曰八孤婿人取精則豹仙非豹追老龜耳李公有如許膽識其大魁也固宜天津徐緯真素嗜方持縱酒落魄康熙初偶有江

淮之行、道經山東古廟、忽聞廟中大呼徐緯、真救
我乃解鞍小憩、又聞呼之如前、入廟遍視、並無一
人、唯有一大鐵鐘覆地、語出鐘內、徐問曰、汝是何
怪、而作人語、且呼我望救、耶、鐘內語曰、上古猿公
黃石老曾從學劍、我卽其裔也、以劍術之疎、誤傷
良善、蒙上帝譴責、因此鐘已百有餘年、今限滿當
出、幸君開之、徐曰、我無于鈞之力、豈能獨發此鐘、
鐘內語曰、不勞君手發也、君但去鐘上十二字、我
卽出矣、鐘體泥封篆文、若繡取、右敲磨、有頃立盡、
鐘內語曰、可矣、然須速走、稍遲半刻、不無於君有

害徐遂跨驢疾行。二三里。迴望來處。雲煙風暴。若山崩。遂見大白猿從空飛墜。叩首。瞠目。後忽不見。徐生南遊牛載。仍還都下。天街夜靜。明月滿戶。聞剝啄聲甚急。啟戶納之。則年少書生。儀容妍雅。再拜稱謝。而曰。余濟南之鍾。囚也。賴君拯救之恩。得超沈淪之厄。上帝赦其夙愆。仍還仙秩。感君厚德。沒齒弗諼。念君志切鼎鑪。學求圖緯。今於天府。瓊笈竊得道書三卷。授君。以申環珠之報。必於一夕。篝燈畢抄。慎毋緩也。出書置几。匆匆辭別。徐生展閱第一卷。其文如論語孝經。曰。平平無奇耳。展

閱第二卷其文如陰符陽烈曰此亦不足習也展
閱第三卷其文皆言吐火吞刀之秘對風召雨之
術乃大喜曰我所求者正在如是遂亟錄之天甫
向曉而少年已至賴徐意在未快色若不懌者歎
曰我所以報公者豈謂是乎第一卷具帝王之畧
第二卷成將相之才第三卷徧數之書耳用之而
善僅以修業用而不善適以戕生然緣止於此當
可奈何言沐既人與書俱失矣徐原籍山陰自獲
書後嘗以其術試於故鄉或捉月於懷懸之暗室
或握雷於掌放之晴霄以法爲戲取薄酬而資旅

食一口飲酒大醉時值炎暑袒而坐於門適涼颼驟起向空書符招之入袖良久不放怒觸風伯於袖中大吼破袖而出雷火繼之青髮焦枯隨以致斃又康熙庚申高州大旱自瘦山諸生黃賓臣者自言得奇門真傳有司往請之賓臣結壇觀山寺披髮仗劍以目視日竟晷不下一曉天果微雨詰朝烈日如故有司謂其左道無驗賓臣於是出觀山遷壇於發祥寺登淨園第四層上下左右悉封以柁謂觀者曰明午必雨但從東南來則吉否則當有性命之憂因作書與家人訣明日未時烈日

中狂風大作。賓臣謂其僕曰：雨從西北來，不祥。爾當速去。其僕甫下塔，霹靂一聲，雨如注。有老人見一麻鷹口合火丸，從塔頂飛入。霹靂再震，賓臣頓仆塔外。右臂一孔如鉢，血湧淋漓不已而死。此皆素無修道之真，妄習喪夫之術，宜其干神怒遭冥誅也。

張山來曰：猿公既言用而不善，適以戕生。何徐君之不謹耶。

順治十年三月，龍谿老農黃中與其子小三，操一小船往漳州東門買糞。泊船浦頭，浦傍廁糞，黃所

買也。父子飯畢入廁担糞見遺有腰袱一具攜以
回船解袱而觀內有白金六封黃謂其子曰此必
上可人所失者富貴之人必不親自腰纏若貧困
之人則此銀卽性命所係安可妄取我當待其人
而還之小三大以爲是爭之不聽悻悻回籠然
黃以袱藏船尾約篙坐待良久遇見一人狂奔而
來入則周視徬徨號慟情狀慘迫黃呼問故其人
曰我父爲山賊妾指現繫州獄昨造謁貴紳達情
州守許以百二十金爲酬今鬻田宅丐親友止得
其半待州守許父保釋然後拮据全餽事乃得解

故以銀袱纏腰入州。因急欲如廁解袱。置板心焦
意亂。解衣而出。竟失此銀。我死不足惜。何以救我
父之死。承言訖。淚如雨下。黃細詢銀數。與袱色俱
符。慰之曰。銀尚在也。我待子久矣。拏而授之。判完
如故。其人驚喜過望。留一封謝黃。黃曰。使我有貪
心。寧肯辭六受。一揮手便去。是時船糞將滿。而子
久不至。遂獨自刺船歸。行至中途。風雨驟作。曠棹
荒村之側。村岸爲雨所沖。洗轟然而崩。露見一甕
錫。權其口。黃亦不知。中有何物。但念取此。可爲煎
米器。然重不能勝力。舉乃得至船。須臾。雨霽風和。

月懸棚外數声款乃夜半拙家小三以前事告以
兩相怨詈黃歸扣戶皆不肯應黃因誑云我有寶
藏○在○船○汝○可○出○其○舉○之○子○母○驚○起○超○船○月○光○射○窻
頭○如○雪○手○舁○而○上○鑿○錫○傾○囊○果○皆○白○銀○約○有○千○金
黃○愕○然○悟○蕉○鹿○之○非○夢○矣○黃○之○鄰○丘○陶○葺○牆○臥○聽
黃○夫○婦○切○切○私○語○甚○悉○明○日○以○擅○發○私○藏○首○於○官
龍○谿○宰○執○黃○庭○訊○黃○一○無○所○諱○直○陳○還○銀○獲○銀○之
由○宰○曰○爲○善○者○食○其○報○此○天○賜○也○豈○他○人○所○得○而
問○乎○咎○鄰○釋○黃○由○是○遷○家○入○城○遂○終○享○焉

張山來曰先王父亦有還金事事載江南通志

中先君亦陰行善事，婢我輩不能繼述，日趨貧困，唯有義命自安而已。

物觚

鈕 琇 玉樵

歲當夏秋之交

上嘗遊幸口外，康熙四十年七月，駕至索爾哈濟，有喇里達番頭人進彩鷓一架、青翅蝴蝶一隻。

上問此二物產於何地，頭人回奏：生穹谷山中，鵝能擒虎，蝶能捕鳥，天顏大喜，賜以金而遣之。又駐蹕郭哈密圖七立，有索和諾蛇哈密獻鼈草一方。奏云：此草產於鴨鹿山，匿風嶺，自利用元年至今。

止結數枚。必俟于月乃成。非遇聖朝。不易呈瑞。
姑蘇金老貌甚樸。而有剌棘鏤塵之巧。其最異者。
用桃核一枚。雕爲東坡遊舫之形。上穹下垣。前
後皆中。則方會四圍。左右各有花紋短窗二。可
能開闔。啟窗而視。一几三椅。巾袍而多髯者。爲東
坡。坐而倚窗外。學禪衣冠。坐對東坡而俯於几者。
爲佛印師。几上縱橫列三十二牌。若欲搜抹者。然
少年隅坐橫洞簫而吹者。則相從之客也。舫首童
子一。旁置茶鑑。童子平頭短襦。右手執扇。偃而颺。
火舫尾老翁。椎髻芒鞋。邪立搖櫓。外而棹篙蓬纜。

之屬無不具也。欒檻簷幕之形無不周也。編削其體大不過兩指甲耳。康熙三十七年春江南巡撫宋公家藏一器。左側窗敗無有能修治者。聞金老名贈銀十餅使完之。金老曰此亦我手製也。世間同我目力同我心思然思巧而氣不靜氣靜而神不完與無巧同我有四子唯行三者稍傳我法而未得其精况他人乎。

張山來曰氣靜而神完非深于莊子者不能道。山東文登縣僻在海隅其瀕海之地於康熙二十二年秋有怪物出入其間居民互相驚告以爲鬼。

至。每日向夕。輒閉門。瑾戶。如是兩月。不得已。而聞於縣。縣宰之僕高忠。勇敢有力。告其主曰。海怪擾民家。不貼席。此我主之事。而亦卽忠之事也。願賜良馬一匹。鎗鎗一技。忠能除之。宰如所請。忠卽跨馬挾鎗。獨至海濱。新月初升。平沙如雪。比至二鼓。見一藍面鬼。身長一丈有餘。聳角。歧牙。毛肱。鱗背。坐于沙上。列置熟糲五隻。濁酒十瓶。舉觥獨酌。運掌若扇。忠馳馬直前。以鎗擬其肉角。鬼驚竄入海。忠遂據其坐。裂雞醢酒。神氣益壯。少頃。海水湧立。前鬼騎一怪獸。隨波而出。舞刀迎聞。相持久之。

忠。乘間鎗刺其腹。鬼遺刀而遁。忠拾刀還縣。其上
有雁翎刀三字。卒命收貯縣庫。于是瀕海之怪遂
絕。

東粵省城甜水巷旗人丁姓者。入市買一罽器。命
童攜歸。置於臥牀之側。夜起小遺。而壺口閉塞。且
舉之頗重。就月視之。口內外皆黃蠟。封固。丁以石
碎之。忽見三寸小黑人跳躍而出。頃刻間長八九
尺。身衣黑色布袍。手持利刃。入室登牀。將殺丁婦。
丁隨於牀頭。拔劍格鬪。至雞鳴時。黑人倏然而隱。
次夕更餘。復見燈下。丁仍揮劍逐去。越十餘日。其

鄰余秀士之妻告丁婦曰我聞五仙廟法既善治妖盍往求焉是夜黑人竟奔秀士家大聲言曰我與丁婦有三世夙讐愆之身界其父母兄弟死也無遺唯此女在耳將盡殺以雪我冤何與汝事而令遣妖道驅我爲悉碎其日用器物憤上出門遂不復見丁婦自是無恙

張山來曰報仇而隱于溺器中亦可謂破釜沉舟而卒不能報徒遷怒于其鄰何也

康熙壬申癸酉兩歲西安洊饑斗米千錢道殣相望渭南縣民趙午鬻其子女已盡家有一母一妻

無所得食。擔其釜甑，就巢湖廣。趙以其母老而善飯，常生厭棄之意。其婦王氏事姑至孝，隨侍益謹。癸酉四月，行至商州山中。午，謂婦曰：「老母步履艱難，汝負擔先行，俟我掖之，徐走。」婦是其言，遂於前途息肩以待。午狂奔追及，婦問姑何在。午曰：「少頃卽至矣。」婦怒曰：「龍鍾老人，何以令其獨走？」以擔授午，仍回舊路覓姑。午掌摑其婦數十，攜擔竟去。婦回至一僻所，見其姑面縛於樹，以土塞口，氣將絕矣。婦亟解姑縛，掘口出土，捧泉水灌之，乃甦。僂僂負姑行二里許，其穴乃虎噬，投擔委衣，殘齒狼

籍婦視而啼曰。天平趙年大逆。遭此虎暴。非死於
虎。死於禘也。道候聞者。無不歎息。稱婦之賢。而快
年之斃。是時商州守戴長任。敬賑龍鬻家。婦負姑
行。久色狀餒疲。適經寒下。戴守召詢。得其詳。厚賜
以金。令婦還渭南養妯。感泣而歸。

英德縣。邑洗司。有獵人負弓弩。射於山。適雷雨驟
至。隱身蒼巖。遙見數武外老樹上。盤繞巨蛇。長寸
餘。丈首大於甕。迅雷轟之。將迫蛇。蛇仰首吐火上
衝。紅光如琴。雷漸引去。少頃雷聲甚怒。復迫蛇。蛇
復吐火。敵雷。獵人惡其猛毒。發弩中其尾。蛇

百蟻縮霹靂大震蛇遂擊死而獵人亦驚仆矣聞
室中有語之者曰無恐當卽甦也良久清醒近家
家人見其背有朱書代天除暴延壽二紀八字浣
之不去此康熙辛酉四月間事今此射蛇時已二
十餘載英德人言其雄健猶昔蓋天錫之櫛也未
艾也

余同學友王仔衡言其親某以紅紙作筒封銀三
錢致賀婿家婿家返銀折筒展視忽變爲小蠟蟆
一頭眼若黥珠通體白如水精瑩潔空明骨骸俱
見赭然從紙高躍出捕而藏之篋晨夕翫弄閱三

日失去廣州陳宏泰貸錢於人而徵其息其人將
鬻蝦蟆萬頭以償去泰睹而心惻命悉放之江中
遂與焚券數月後駙行夜歸路間有物光皎閃鏗
驚馬不前視之乃尺許金蝦蟆也取以還家自此
益致饒裕夫金銀本無定質變易不常故其聚散
每因人心以爲去留天下之溺於富貴者取之既
非以義守之又無其道而欲據爲子孫百世之業
不亦僨乎

一張山來曰若蝦蟆不復化去則尤勝阿堵物也

名捕傳

姚

口作祥

金壇王伯毀孝廉自言丙午借計至德州、見道旁
有捕賊、勾當與州解相讞、問之、云放馬賊晝劫上
供銀若干、追之則死賊手、不追則死坐累、各相向
呼天泣數行下、然賊馬塵起處、猶目力可望也、忽
有夫婦匹騎從他道來、諸捕咸驚相慶曰、保定名
捕至矣、當毋憂也、諸捕控名捕馬、問何從來、言夫
婦泰山進香耳、然名捕病甚、俯首鞍上、其妻亦如
小如婦人以阜羅覆面、手抱一嬰兒、諸捕告之故、
哀乞相助、名捕曰、賊幾人、曰五人、曰余病甚、吾婦
往足矣、婦搖手、我不耐煩、名捕噴罵曰、懶媳婦、今

日不出手。祇會火坑上搏老公乎。婦面發紅。便下馬抱兒與夫更束馬肚結縵。裙褲攘臂神一刀長三尺許。光若鏡也。夫言將我箭去。妻曰。吾彈固自勝。言未訖。身已在馬上。絕塵而去。諸捕皆奔馬隨之。須臾追及賊騎。婦人發聲清亮。順風呼賊曰。我保定名捕某妻。爲此官縶。故來相索。官急置毋嘗我丸也。賊言丈夫平平。牝猶敢爾。賊發五弓射婦。婦從馬上以彈弓撥箭。箭悉落地。急發一彈殺一人。四人拔刀擄婦。婦援鬣揮斥如意。復斫殺一人。三人懼少却。婦更言曰。急置銀。毋兩尸去。俱死無

益也。三人下馬乞命。置銀以二屍縛馬上而逸。未
幾。請抽至昇銀而還。此婦猶旃旒尋常善刀藏之。
下馬徧拜。諸捕曰。妮子着力不健。縱此三圍。要是
裙儒伎倆耳。州守爲治酒宴。勞五日而去。魏伯祥
曰。此皆伯強口授于予。予爲之記。所謂舌端有寫
生手也。

南遊記

孫嘉淦 錫公

遊亦多術矣。昔禹乘四載。刊山通道。以治水。孔子
孟平周流列國。以行其道。太史公覽四海。名山大
州。以奇其文。他如好大之君。東封西狩。以蕩心山。



人羽客窮幽極遠以行。豈士人京宦之貧而無事者。按刺四方以射財。此遊之大較也。余皆無當焉。蓋余之少也。潛於名利。而卒無所得。不能自適。每寄情於山水。既登策授館職。勉襲都門。非所好也。己亥之夏。以母病告假歸省。其秋遂丁母艱。固極未報風木餘悲。加以荆妻流逝。璉子夭殘。不能鼓缶。幾致喪明。學不貞。遇爲境所困。欲復寄蹤山水之間。聊以不永懷而不永傷焉。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此之謂也。庚子秋。束裝策蹇。東抵晉陽。繫舟石室之山。懸甕難老之泉。柳溪汾晉之水。圓通

白雲之觀、浮沈其中者累月、東出故關道并陘、過
真定、歷清北、礪青水於獲鹿、食麥飯於滹沱、望恒
岳於曲陽、訪金臺於易水、卽伊祗於慶都、思軒轅
於涿郡、已而北走軍都、臨居庸、登天壽、東浴湯泉、
遂至漁陽、上空崗、下玉田、涉盧龍、懷孤竹、淨沉其
中者又累月、家世塞北、今到遼西、三過風景、約畧
相同、時值冬暮、層冰戔戔、飛雪于里、叢林如束、陰
風怒號、不自知其悲從中來也、因而決計南行、返
都中治裝、適吾友李子景蓮不得志於禮闈、遂與
之偕、辛丑二月二十四日出都、此則吾南遊之始、

也。都中接獲緹廕如雲，出春明門之曰白而天青，
過盧溝橋至琉璃河，盧溝者桑乾也。琉璃河者聖
水也。南有昭烈故居，又有鄜道元宅。注水經之所
也。南至白溝，昔宋遼分界之處。南至絳縣，有湖一
望烟水瀟瀟，極浦扼帆，雲中隱現，亦河北巨觀也。
過任邱，有顛項氏之故城。南至於河間，九河故道
漫滅不辨，滹沱易清，衝漳潞衛，高文淇滹皆經其
境，以入海。府南曰獻縣，昔河間獻王之都。南出阜
城至景州，景州古絳地，周亞夫封於此，有董家里。
仲舒下帷之所也。東至德川入山東境，州城臨運。

河船桅如麻、南至平、原昔博徒賣聚、毛公薛公、以
及東方生、管公、明皆奇士、今得母有存焉者乎、平
原君廟內有顏魯公碑、惜級多、過未見也、東南至
齊河、自涿州背西山而南、七日走九百里、極目平
曠、至齊河始見山、齊河水清、抱縣城如碧玉環、石
橋跨之、兩岸桃柳新綠、嫣紅臨水映發、爲徘徊橋
上者、移時、南四十里曰開山、遂入山、途中矯首欲
望東嶽、而適微雨、雲山壓亂、時於雲外見高峯、以
爲是矣、曾不數里、又有高者、午後見一峯甚高、怪
石突起、煙嵐擁護、謂必是矣、已而川勢袁開、山形

北轉遠而望之、更有高者、蓋余從泰山之北來、午
前見背、午後見背、至泰安州始當其面、而又值雲
封、故終日望而未之見也、次早發上土人云、不可
山頂有娘娘廟、領官票而後得入、票銀人二錢、曰
稅、夫東嶽自有神、所謂娘娘者、始於河代、功德
何等、愚民引夫婦奔走求福、爲民上者、旣不能禁、
又因以爲利、不得已亦領票、得票欲上、土人又云、
不可、山之高四十里、窮日乃至其巔、茲同午已遲、
且天陰、下晴上猶陰、下陰上必雨、雨濕風冷、請以
異日、因而觀城中之廟、廟去城之南門二百步許、

而以北城爲後垣。一城之中，中廟居大半焉。階墀多古栢，云漢武東封時所植。東墀有碑，其文曰：磅礪東海之西，中國之東，參穹靈秀，生同天地，形勢巍然。古者帝王登之，觀滄海，察地利，以安民生，祝曰：泰山於敬則致，於禮則宜。自唐加神之封號，歷代相沿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內鼎沸，生民塗炭，正起布衣，承上天后上之命，百神陰祐，削平暴亂，正位稱職，垂天地，享鬼神，以依時統一人民，法當此古今，寰宇旣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畏不敢效，蓋神與穹同，給靈鎮一方，其來

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其職受命於上天、后土爲人君者、何以與焉、懼不敢加號、時以東嶽之神、名其名、依時祭神、惟神鑒之、洪武三年六月二十日、可謂辭嚴義正矣、廟中望山頂如屏風、中挂白練、問之、人曰、南天門也、因與景逆、約起二更、奮力急趨、雞鳴至其巔、可觀滄海日出也、如約起、遙見火光、明滅高與星亂、手則皆貧、良男女數千、宿止道旁、然炬以丐錢、教養久而民鮮恥、可憫也、山足曰紅門、紅門以後、路皆石階、時聞階旁潺潺、有水聲、四更至迴馬嶺、階級愈峻、如行壁

上巖巖至王亭廟、謂至頂矣、導者笑曰、甫半耳、因
少憩、黎明、緣澗水、度石橋、見兩峯對立、中有瀑布、
時宿雨初晴、朝光澄澈、山嵐護石、松翠浮空、瀑流
飛響、清心韻耳、磴道從西峰、上有碑題曰、五大夫
松、碑下仰望、見兩峰之頂、高插煙霄、心中竊擬謂
此山巔也、攀登久之、迴首遐眺、見松山頂在我足
下、昨所望見諸峯、在松山下、齊魯數千里之山、又
在諸峯下、蓋已飄飄凌雲矣、不意峯迴路轉、更見
高峯、天門之峯、無點土、亦無寸草、石脈長而廉隅
四出、駢植疊累、皺若蓮菊、磴道直上、下望乃恍中

所望若白練者蓋吾從碑下望松山似高於城中
望天門今於此地望天門實高於碑下望松山道
旁石上刻四大字曰仰之彌高其信然矣。種列鉄
柱中貫鉄索、援索而登抱柱而息。此磴道書反無
所見蓋下望天門乃其絕頂。就至其上。又有高峯
擁蔽焉。紆迴攀躋見所謂娘娘廟者在秦觀峯下
正殿五間而三門皆有銅柵。門內金錢積深二三
尺。堂土有三銅襖。明末大瑞所峙。餘無可觀。東廡
簷下石柱中斷。余坐其上而休焉。俯視有字拂拭
辨之。則李斯篆也。其文曰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

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到因
明白矣。臣昧死請制。口可筆法高古秀勁。非漢晉
人所能及。廟後石壁高十餘丈。唐摩崖碑在焉。崖
西洞中有泉甘冽。崖後上里許。登秦觀峯。乃泰山
之巔也。舉頭天外。俯視寰中。浩浩泄泄。四無涯際。
東見青營。負山阻海。北顧塞垣。橫亘萬里。河朔諸
州。星羅棋布。循大行而西。中州之沃衍。咸陽之阻
隘。皆可指數。黃河由華陰走宛徐。灣環若衣帶。嵩
山二室。如兩卷石。淮陽之間。一望平蕪。登泰山而
小天下。果不誣也。峯巔有殿。庭中石崛。起意古者。

金泥玉檢之文皆封於此門前百表始皇所建高
二丈餘而無字日觀在東月觀在西高皆與秦觀
等古蹟名勝不可徧摛薄暮遂下至松山而少憩
回思三觀如在天上又下見朝陽洞石穴幽邃又
下見水簾而流水蔽巖下至山麓見一巨人與之
竝立翹足伸手而不能摹其頂古者長狄在齊魯
之間豈其遺種與次早由泰安趨曲阜巽在山上
視泰安城如掌大汶水一縷環於城外徂徠若堵
贈於汶上出泰安城不見水與山也行五十里見
大河廣闊乃汶水也又五十里見崇山巍峩乃徂

徠也。相去百里而俛視，不過數武，其高可想矣。但
徠之西曰梁父，對峙若門。從門南出，平曠沃衍，泗
水西流，孔林在泗水南，洙水在孔林南。曲阜在洙
水南，沂水在曲阜南。孔材方千餘里，其樹蔽天，其
草蔽地。至聖墓有紅牆環之，牆中草樹愈密，修餘
叢薄，側不容人。而景色開明，初無幽陰之氣。至聖
墓產著草，碑曰大成至聖文宣王墓。西偏小屋三
間，顏曰子貢廬。墓處東南有泗水侯墓，正南有沂
國公墓。牆東南有枯木，石椁護之。子貢手植楷也。
旁有楷亭，其北有駐蹕亭。人君謁墓更衣之所，門

外有洙水。橋橋南高阜一帶，闕其東南為門，門距曲阜城可二里，道傍植栢，行列甚整，蔽日參天，皆數千年物也。入曲阜之北門，路東有後聖廟，廟前有陋巷，巷南折而西，則孔廟之東華門也。廟制如內廷宮殿，而柱以石，為之蛟龍盤旋，乃內廷所無。至聖與諸賢皆塑像，石刻至聖像，有三車服禮器，藏於衍聖公家。聖公入覲，不可得觀。殿南有亭，顏曰杏壇，古杏數株，時值三月，杏花正開。壇南有先師手植栢，高三丈餘，而無枝，文皆左紐，子貢之柏，雖不腐而色枯，此則生氣勃發焉。大門內外豐碑

無數南有高樓曰奎文閣閣南門下漢魏之碑十
餘皆額尖而有圓孔門外有水。上作五橋橋南有
門門外有柵自殿庭至柵內蒼松古栢虬龍蟠屈
不可名狀。秦安漢栢丈不足道矣。吾於是奮然興
也。夫孔子者天所獨生以教後世者也。考其生平
三歲喪父七歲喪母。中年出妻晚年喪子。夫哀死
而傷離寧獨異於人哉。今觀志學一章七十年內
日進月益不以遇之窮而少懈其功蓋其自待厚
而所見存大焉者矣。余乃戚戚欲以身殉。何其陋
也。詩有之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

向往之。曲阜東南有九龍山，其南曰馬鞍山。兩山之間，松楸茂密者，孟林也。林南爲鄒縣，縣南有孟廟。廟左有宣獻夫人祠。夫人者，孟母也。滕縣在鄒南，地平曠，可以行井田。滕南有嶧山，始皇刻石其上。嶧東有陶河，過陶河至邳州。下邳乃子房擊秦後，潛匿之所。又項籍者，下邳人也。下邳在邳州。昔曹操決水灌呂布於下邳，今其城在山，不可灌。予嘗徘徊其地，求下邳下相之故城。及北橋進履之所，而土人皆無知者。邳南有落馬湖，黃河所溢也。湖南曰宿遷，宋人遷宿於此。又南曰桃源，黃河之

北岸也。河自出天門，走平陸，無高下阻激之所，而
馳波跳沫，洄澆澎湃，其猛鷲迅疾，天壯然也。南至
清江浦，黃河南曲，運河北曲，兩河之間，不能一里，
而運低於黃數十丈。河性衝突，設有不虞，淮陽其
爲魚矣。淮安城西有韓侯釣臺，富淮陰未遇，縣忍
飢釣魚，城下誰過而問之。及其雲蒸龍變，向之落
魄，皆爲美談。英雄成敗有時，若此類湮沒而不稱
者，可勝道哉。淮安南曰寶應，寶應南曰高郵，地多
湖，四望皆水。高郵以南始見田疇，江北暮春，似河
北之盛夏，草長成茵，麥秀成畝，花燼餘紅，柏凝濃。

綠風景固殊焉。南至於揚州，揚州自古繁華地，當南北水陸之衝，舟車輻輳，士女遊冶，兼以鹽商聚處，僭擬無度，流俗相效，競以奢靡，此其弊也。城內無可觀，隋宮迷樓，二十四橋之勝蹟，今皆不存。瓊花觀內止餘故址，城北有天寧寺，謝東山之別業也。其西偏曰杏園，余嘗寓杏園之僧舍，竹樹蒨鬱，池臺清幽，想見王謝風流。杏園東曰虹橋，園亭羅列，水次遊人，棹酒船於其中，虹橋之北則蜀岡也。歐陽文忠公建平山堂於其上，堂右有大明寺井。昔張又新作煎茶水記，謂揚子江中冷泉第一，惠

山名泉第二、虎邱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
大明寺井第五。卽此是也。東至於秦州。昔韓魏公
知秦州，夢以手捧日者再。今其州堂猶顏曰捧日。
南至於瓜州，遂渡江。揚子江闊而清，含虛混碧。上
下澄鮮，金焦在中，如踞鏡面。金山四面皆接閣環
繞，層累覩粧刻，節遠望。焦山林木青若，士人云焦
山。山裏寺、金山寺、裏山，惜余未上於焦。止見山於
金。止見寺而已。過江由小河入山，至鎮江府。鎮江
古京口，四面阻山，形格勢禁，以臨天塹，實南北必
爭之地。孫仲謀始都此築城，名曰鐵甕。府城其遺

也南至於丹陽、聞有練湖而未見、東南至常州、古
延陵地、吳季子之所居、俗在三吳爲淳樸、自丹陽
西見山綿亘百餘里、至無錫曰九龍山、其南峯曰
惠山、惠山之東曰錫山、峯巒皆秀麗、登惠山飲石
泉、清冽而甘且厚、下視無錫、翠山拱峙、眾水環流、
名酒嘉魚、菱藕之菰、聚土也、昔秦伯擇居於此、惠
山之南曰太湖、夫差敗越之所也、夫椒之南曰陽
山、越敗夫差之地也、陽山以南、羣峯列峙、巍然而
葱鬱者、靈巖宮、隆支、礪元墓上方諸山也、靈巖之
東、樹林陰翳、有秀出於樹中者、虎邱也、虎邱南六

七里、蘇州城也。姑蘇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閘門
內外、居貨山、積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燦若雲錦、語
其繁華、都門不遠、然俗淫靡、人誇詐、百工士庶、殫
智竭力、以爲奇技淫巧、所謂作無益、以害有益者、
與虎邱小而奇、外望一土阜、而中有洞壑、路旁農
下有泉曰憨泉、泉側有石中裂若劈、試劍石也、典
折而上一大磐石、平鋪數百步、千人坐也、西圍奇
峯、峭拔若削、北闢一壑、中有清池、劍池也、劍池之
西、又闢一壑、窈窕幽奇、而亦有池、虎邱石井也、劍
池之東、有亭、可中亭也、亭下池上、大刻虎邱、劍池、

顏魯公書也。又刻生公講堂。李陽冰篆也。卷虎印
而四望。竹樹擁村。菱荷覆水。濃陰沉綠。天地皆青。
然賦稅重。民不堪命焉。靈巖秀而高。上有西施洞。
山巔有寺。館娃宮之故址也。門據橫石。內踞清池。
殿西有巖。流泉四出。迴廊曲檻。周於巖上。又有二
池焉。其清爽幽奇。令人樂而忘反。絕頂石上刻曰
琴臺。登琴臺。臨太湖。太湖周八百里。包眾山於其
中。水清色白。長風一吹。波與山同。七十二峯。乍隱
乍現。於銀濤雪浪中。滄翠浮青。宇內奇觀也。南出
吳江。由藍溪至浙東。嘉杭之間。其俗善蠶。地皆種

桑家有塘以養魚、村有港以通舟、麥禾蔚然茂於
桑下、靜女提籠、見童矍然、屈致清幽、與三吳之繁
華又別矣、出藍溪、至塘樓、夾河左右、連望皆山、西
南一帶尤高大而清蒼者、則四泖上之諸峯也、南
至武林門、棹舟竟入城、乃出候潮門、至江口一望
浩渺、大不減揚子、而色與黃河同、則錢塘江也、錢
塘西湖之勝、自幼耳熟、既見江、急欲至湖上、居人
曰、遊西湖者、陸輜而水船、余曰、不然、江山之觀、一
入輪船、則不能見其大、且異境多在、人踪罕至之
處、輜與船不能到也、因步而行、登高松山、而望西湖、

一月空明。千峯紫翠。冠此層。架木作亭樓。壺烟
兩綺麗。清幽向觀。畫圖。恐西湖不如畫。今乃知畫
不足以盡西湖也。過松嶺。渡長橋。至南屏。南屏之
山。怪石橫列。下有古寺。所謂南屏晚鐘也。北曰雷
峯。有塔高而色紫。所謂雷峯夕照也。西曰蘇堤。從
南抵北。作六橋。以通舟楫。梅柳於其上。所謂蘇堤
春曉也。堤西有圓亭。引湖爲沼。以蓄魚。所謂花港
觀魚也。堤東有洲。旁有三塔。影入洲中。所謂三潭
印月也。潭北有亭。翼然水面者。湖心亭也。立北矣
起而詔秀者。孤山也。山有紫垣。繚繞者。行宮也。

其東直抵杭城者白隄也。蘇隄縱而白隄橫。孤山
介兩隄之間焉。其西有岳武穆廟。廟外鐵鑄秦檜
夫婦而其首爲人擊碎。嘗讀史至國家興亡之際
不能無疑於大也。當武穆提兵北伐山東河朔豪
傑響應韓常內附。兀朮外奔。使其子秦檜以恭次
假武穆以還年。復神州而返。二聖至易耳。而願
不然。待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易代而後乃復祀
武穆而擊檜。豈天心協過而假手於人以蓋前愆
耶。抑天終不悔而人奮其力與天爭耶。人之言曰
吾惡之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今聞秦氏盛而

岳氏式微此又何說焉使天不好善而惡人之
好惡之心何由而生也天之好惡既與人同胡爲
謨於其身復謨於其子孫而終不悔耶嗚呼此其
故聖人知之矣昔者聖人之在易也君子長而小
人消曰泰小人長而君子消曰否運之有否泰歟
也天之所不能違也非小人得志而害君子則運
不成故萬世之人心好君子而惡小人者天之理
之常一時之氣通福小人而禍君子者天之數之
變萬物之於天猶子之於父臣之於君也龍逢比
干其君不以爲忠申生伯奇其父不以爲孝孝子

不敢非其親忠臣不敢對其君而於天又何怨焉
廟西有壇內有二塚武穆王與其子雲也壇南亭
臺臨湖結構朱欄碧檻與綠水紅蓮相掩映所謂
麴院風荷也初在南屏望湖路人指曰高而頂有
堦者南高峯也其迺與高同者北高峯也始由岳
墳而西道出北高峯下路旁皆山茶松翠柏蔽岫
連雲林中徐步忽見清溪白石磷磷落花沉澗鳥
語如鶯心中恍惚冀有所遇沿溪深入見一村落
酒帘樹間茶棚竹下路四有坊題曰飛來亭過坊
而西乃見奇峯特峙流水環周洞在山後橋當洞

寺

口。度橋入洞。巖壁空。右臂瓊瑰。乳泉滴瀝。積而成池。洞頂怪石如古樹倒垂。雲霞橫出。孔穴貫串。八達四通。或巨或細。或暗或明。出洞西行。溪邊巖下石皆奇秀。卓立林間者。往往與松竹爭長。山側有放生池。池上有冷泉亭。高峯插天。修篁蔽日。流泉滿池。環亭左右。盛夏正午。冷若深秋。亭北有菴。扁曰雲林。未暇入也。過寺而西。小園別墅。布置佳勝。縱目流覽。忘其路之遠。近幽林密箐。曲折其中。有時仰望不見天日。心中驚疑。不知誤入何境。欲一借問。而山深無人。林開企望。見一僧度嶺而去。

次

因亦至其嶺上天風南來微聞鼓樂之聲尋聲負
路忽見一片瓦礫屋壞牆存土焦石黑路聞人語
云天竺新遭回祿見此乃悟身在天竺峯也當是
時日將暮予見天竺寺既已燒殘又四圍幽徑深
林不類人境懼其爲虎豹之窟穴山糲木魅所往
來因返復至飛來峯下尋前所見村落而歌焉欲
早復至飛來峯不入澗而登其巔遠望旭日出海
江湖湧金縷霧成霞山嵐抹黛景色變幻林密怪
奇自疑此身或恐飛去昔韓世忠忤秦檜解官痛
酒日遊西湖建翠微亭於飛來峯上惟斯人也而

後稱斯山也。下飛來峯，復至冷泉亭，問所謂盪隱，乃知扁雲林者卽是也。時值四月八日，寺於此日齋僧，遠近僧來者甚眾。本寺住持披法衣上堂講經，其大和尚曰帝輝，年可九十餘矣，巍然據高座，首坐二人侍者八人，其下行列而拜跪者可三百眾。比邱與比邱尼咸在其威儀俯仰，皆嫻謹獨，惜所講無所發明，卽成書而誦之，其下不必盡聞，聞者不必盡解，徒聽侍者拜云則拜，起云則起而已。嗚呼！佛法入中國于餘年矣，愚民絕其父子之天性，飲食男女之大欲而爲僧，自宜求成佛而佛又

必不可成。不成佛而徒自苦。奚取於爲僧。且此堂上堂下說法聽法諸眾。非不自知。照本諷誦。隨人跪起之。不可以成佛。然而必爲此者。蓋有所不得已也。貧無所養。不能力作。因削髮而爲僧。而天下之愚夫愚婦。非爲殿宇莊嚴戒律威儀。以聳動之。不能發其信心。而得其布施。故此濟濟而楚楚者。名爲學佛。實爲救飢計也。井田久廢。學校不興。彼旣無田可耕。又不聞聖人之道。以爲依歸。窮而無所復入。其爲僧無足怪也。歐陽子曰。佛法入中國。乘吾道之廢缺而來。韓子曰。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埋

鰥寡孤獨。燒疾者有養也。則亦庶乎其可也。飛來
峯之東南。有三天竺。再入有中竺。竺再入有上天
竺。乃昨所睹燒殘者。男女雜糅。猶在瓦礫場中。燒
香也。出天竺而南。至于忠肅公之墳。陽明先生題
其門曰。赤手挽銀河。君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
骨。我來何處哭英雄。于墳之南。南高峯也。峯南度
一嶺。而西石壁巖峩。下有巖洞。陶復陶穴。曰石屋。
西上里許。有水樂洞。兩洞竝列。一有水而一無。從
無水者入。與有水者通。其水壑洞。砰磅訇磕。而至
洞口。卽入地。從不流出。洞外亦一奇也。又西上烟

霞嶺極目皆山、幽深奇偉、更過於靈隱、天竺之間、
問之人云、此中名山古刹甚多、屈指不能數其名、
累月不能窮其境、吾始知吾之足力不能徧至也、
而遂還、次日同年蘇耕餘載酒船相邀、予以湖上
之景未徧觀也、與之出清波門、城下多柳、而白隄
多橋、所謂柳浪聞鶯、斷橋殘雪也、循白隄復至孤
山、入行宮、行宮之制甚奇、複閣重廊、周迴相
通、鑿石爲基、削巖成壁、引水成池、植花成幃、橋水
磴山、至於後宮殿在山上、含巖石於殿中、注清泉
於座下、一室之中而山水之觀畢具、左右高樓、近

信

抱湖光遠吞山色如登玉霄金闕而望十洲三島
之仙蹤也放鶴亭在行宮東北古梅巨石清雅
不羣惜亭殊巨麗不似當日處士風流下亭復登
舟遶孤山之背至昭慶寺而還於湖中之景不能
十一而已暮矣予益酒輻與船之不能遠到而遊
西湖者未盡見西湖也留歎日遂渡江而東錢塘
江中亦有兩山彷彿金焦遙望海門屹然對峙惜
時非八月不能觀大潮渡江至蕭山蕭山有湘湖
產蓴絲嘉魚旱則引湖水以溉田潦洩於海風景
似西湖而有用過之蕭山東則山陰道上矣干巖

萬壑大者奇偉小者佳麗山下皆水大溪小港經緯繡錯東至白鶴浦有小山舟人指曰禹戮防风氏之所也泛舟入山陰城登臥龍山出城至於鑑湖昔明皇賜賀知章鑑湖一曲後遂指此一曲爲鑑湖其實蕭山會稽山陰三縣之水皆鑑湖也嘗登山而望之三縣桑田其平如砥想皆滄海所變水在其中渟滿不流而色清若鏡故曰鑑湖也曰鑑湖欲遊乳山鑑湖之水無波故舟多夜行夢中不知泊於何處但聞雨聲徹夜不絕天明起視初無雨舟在巨潭四圍皆山並無來路不知舟何以

若

得至潭中。潭南巖上乳泉亂滴如簷溜。東峯有洞。水滿其中。西峯怪石超出長垂下注。若巨象舒鼻以飲潭水。其北竹林茂密。樓閣清幽。曉夢初醒。疑非塵世。舟人語曰。此所謂曹溪。東有洞者獅山西。如鼻者象山。有樓閣者石匱先生之書院也。登樓四望。見樓後之山尤高峻。怪石森列。有如臺者。如柱者。如首戴笠者。如巨人立者。所謂吼山也。下樓棹舟。由獅山之洞中。曲折行數百步而後出。如漁郎自桃源歸也。吼山有空明菴。門前流水。門內清池。朱樓碧瓦。倒影池中。高巖峭壁。卓立樓後。瀑泉

飛煙常如驟雨其奇不減曹溪也。吼山返棹乃謁
禹陵禹陵之山高圓若塚眾峯環拱有如侍衛陵
側有非泉泉東有廟廟旁有磬石亭相傳葬禹時
所用石高五六尺圓如桂端有圓孔似孔廟之漢
碑記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磬石似楹蓋葬
碑也由禹陵至南鎮南鎮者會稽山也其最高者
曰鑪峯其下有廟爲歷代祭告之所自南鎮迴舟
夜泊山陰城外月幾望矣氣霽雲斂月白江清天
水相涵空明一片人在舟中身心朗徹如琉璃舍
恍然若有所悟黎明至於蘭亭今之蘭亭非昔之

蘭亭矣。擇平地而建亭，中立大碑。御書右軍序於其上。亭前累石成渠，以爲曲水。崎嶇踣踖，初無遠致，且不可以流觴。左右各鑿一池，以爲是錫池與墨池也。亭西里許曰天章寺，而亦非舊矣。然此皆人爲之者，故有廢興。若所謂崇山峻嶺，清流激湍，則依然在。蓋山陰之水不流，惟蘭渚湍急，潺湲於茂林脩竹之間，風致又別也。返城中登踐山下，有寺乃右軍之舊第。其南有題扇橋，山上有書院。劉念臺講學於此。子棹舟在山陰道上，三日夜有山皆秀，無水不清，迴環往復，不辨西東。登叢山，乃

脫然若紹興之西南皆山而東北近海乳山在東
蘭亭在西禹陵南鎮在其南北有梅山下有梅市
梅福之所居也遠望南鎮之西有高於南鎮者曰
奈望姑皇帝刻石於此又禹穴非禹陵也禹藏書
於宛委之山曰禹穴又會稽有陽明洞道書云第
十一洞天而余皆未至遊人憚於登陟舟所可至
者至之若高蓬幽洑神聖仙靈之遺跡則懼而不
果去抑吾在紹興凡三望海登下方山望海登禹
穴登叢山皆望海第見茫茫沙草而已嘗未嘗見
水吾猶悵然以山海之奇未盡探也由紹興復返

杭州登鳳凰山。一名紫陽山。昔高宗南渡，廣杭城。包此山於苑內，以爲遊觀之所。左江右湖，登臨徂。復。致足樂也。自杭州溯浙江，至於富陽。富陽之山。雄壯似燕秦諸塞，而青翠過之。富陽以南，川勢漸。窄。兩山對峙，二水中流，羣峯倒影，上下皆青。出檀。梓，開勢漸開，遠近布列，山巒妍媚。桐君山陡立江。岸，其南內拓開一平原，石壁環峙，如天生城。關則。桐廬也。阻山臨水，居民在山水之間。瓦青，牆白，穢。塵不染，其情華朗，潤令人神恬。南至鶴鵲原，山勢。怪特，峯壘窟湧，密峙駢植，束江流如一綫，入原口。

轉而西、則富春也、南北皆山、其中皆水、不餘寸土、
兩釣臺在北山下、石峯直起而頂方、旁有子陵祠、
凡釣臺左右之山、其巔皆有流泉、錦峯縹緲上入、
高青怪石崢嶸下臨、沆碧瀑流噴薄、墮玉飛珠、瀾
水層波、調笙鼓瑟、高山流水之觀止矣、嘗憶陶隱
君語云、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峯石壁、五色交輝、
青林翠竹、四時具備、曉霧將歇、猿鳥亂啼、夕日欲
頽、沉鱗競躍、實慾界之仙都、惟此地足以當之、西
至於嚴州、高山四塞、大水環周、可稱天險、南入橫
溪、至於蘭谿、自杭州至蘭谿、四百餘里、岡壑綿亘、

雄於富陽、清於桐廬、奇於富春、秀於蘭谿、人在舟
中、高視遠眺、不能坐臥、偶值偃仰、兩岸之山、次第
從船、地中過、如畫圖、徐展舟行之樂、無踰於此、蘭
谿南曰金華、川勢大開、極目平曠、遠望崇山、煙云
簾繞、摩天碍日、傳聞其上有朝真冰壺雙龍之洞、
乃王方平叱石成羊之所也、西過龍游、至於衢州、
凡西安道上之山、兩岫華簇、而滑瘦如削、煙嵐高
潔、刻露清秀、西南至常山、多楓桂、雲眠樹、崩山橫
雲上、高薄深林、令人有小山招隱之思、西至玉山、
復登舟、至於廣信、爲江西界、山形相猛、突兀橫亘

直豎綠河羅列者皆一石特起方圓平直各自爲
象西至弋陽有龜峯山眾峯直起相筭有青山頭
峯頂皆圓有如人首或冠或冕或嘹或頤或光如
僧或髻如妓寺隱叢篁泉出古洞櫻欄芭蕉延滿
巖谷奇險幽秀兼而有之西北至貴溪見天然橋
一石橫兩峯之巔下空若洞亦奇境也聞貴溪有
鬼谷山鬼谷子之所居又有象山陸子靜讀書其
上嘗曰雲山谷石之奇目所未睹問之人而不知
知有龍虎山張真人而已西至安仁地平曠南至
瑞洪遂入鄱陽自安仁以西四望不見山至瑞洪

以南西望並不見樹短草黃沙煙水雲天而已湖
水甚濁波濤皆紅出湖入章江至南昌登滕王閣
章江南來渺瀰極目彭蠡北匯煙波萬頃東望平
曠天垂野闊連岑于里西列屏障所謂西山暮雨
南浦朝雲霞鷺齊飛水天一色蓋實錄也南昌阻
風泊舟於生米渡次蚤渡江幾至不測語曰安不
忘危又曰于金之子坐不垂堂余自維揚登舟過
揚子危矣淞涉錢堪溯桐溪經鄱陽在舟數月鏡
伴無恙習而安焉諒非遭此遂安真危而忘垂堂
之戒也豈可哉南至於豐城觀劔池西入清江至

臨江府城東有閩阜山昔張道陵丁令威葛孝先
皆居此西過新喻山尤多分宜之山清而秀袁州
之山奇而雄至蘆溪乃陸走過萍鄉復登舟經醴
陵出淶口至湘江入湖南境右沼風俗勝於三吳
兩浙男事耒耜兼以商賈女皆紡織所出麻臬綿
葛松杉魚蝦米麥不爲奇技淫巧其數俟習事有
唐魏之風獨好詐而健訟則楚俗也湘江之水清
而文兩岸之山秀而雅草多葇蕈扶疎猗靡皆有
蕙薄葳蕤之致勿當玉嶺朝霞三湘夜雨或光反

轉蕙皓月臨楓吟集二九歌招魂之句如視澤畔

之。惟。倅。也。如。逢。芟。衣。荷。裳。之。芳。澤。也。如。開。湖。靈。山。
鬼。之。吟。嘯。悲。啼。也。南。至。衡。州。謁。南。嶽。凡。嶽。鎮。非。獨。
形。偉。其。氣。盛。也。向。登。泰。山。鬱。七。葱。蔥。靈。光。煥。發。渡。
江。以。來。名。山。無。教。神。采。少。減。焉。茲。昌。南。嶽。乃。復。如。
睹。泰。山。連。峯。爭。出。高。不。可。止。複。嶺。互。藏。厚。不。可。窮。
石。壁。插。青。流。泉。界。白。氣。勃。如。蒸。嵐。深。似。黛。頂。在。雲。
中。有。若。神。龍。其。首。不。見。而。爪。舒。然。踞。光。怪。陸。離。火。
維。地。荒。天。假。神。柄。應。不。誣。也。衡。山。七。十。二。峯。其。最。
大。者。五。美。蓉。紫。蓋。石。廩。天。柱。祝。融。南。嶽。廟。在。祝。融。
峯。下。謁。廟。後。望。五。峯。其。頂。皆。在。雲。中。登。舟。南。行。數。

目無時不矯首古語云、軌隨湘轉、望衡九面、予九
面望而卒未嘗見其頂、始歎衡山之雲之難開也、
西次祁陽、見唐亭、元次山之所建、西至於永州、自
右江至衡陽、數千里間、土石多赤、一望紅原、綠草
碧樹、丹屋爛若繪繡、至零陵、山黑而石白、天地之
氣一變、城下瀟江北、合於湘、瀟西之山皆幽奇、柳
子厚多記之、西入湘口、水愈清、兩岸之石玲瓏奇
峭、不可指數、所謂少人而多石、其信然與、西至於
全州、屬粵西形勝之地、湘山崔嵬、高踞俯視、眾山
環拱、諸水會同、山下有光孝寺、無量壽佛、示寂之

所云肉身。在嶺內。予入而諦觀之。不似也。南至於
興。友有陽海山。半山有分水嶺。水脊流水。可以泛
舟。至嶺而分。其北流者爲湘江。南流者爲灘江。一
水而相離。故曰湘離也。志云臨賀始安桂陽揭陽
大庾爲五嶺。水經注云湘水出零陵始安縣。然則
興安者始安也。予自長沙溯湘江。至永全。後舟直
上如登峻坂。山腰迴舟。轉入灘江。下桂林。如建瓴
源泉。混混咫尺。分流而北入北海。南入南海。其嶺
之高可知矣。灘江初分。屈曲山間。別鑿一渠以通
舟。秦伐南越。史錄鑿此。漢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灘

水於此置叫叫猶問也。諸葛武侯續修之。渠上有
武侯祠。祠後有伏龍山。山石多怪玲。不槎枿。連峯
疊嶂。皆如米顛袖中之物。伏龍以西。羣峯亂峙。四
布羅列。如平沙萬幕。八門五花。江爲遊騎。縱橫其
中。前有高峯曰馬頭山。卓立俯視。如大將秉巨杵。
以出令也。南過靈川。至於桂林。粵西高大中丞予
業師也。留署中。過夏。時時跨馬出遊郊坰。負郭山
水之勝。皆見之。城中屹立者曰獨秀山。高數百丈。
下有石室。頂通光耀。其東北曰伏波山。高峭與獨
秀等。巖中懸石。下垂如柱。其西有疊彩巖。石紋華

走

麗巖腹有洞冷風日夜不休日風洞迎風而入曲折崎嶇漸覺光明忽然開做身入樓閣戶牖軒豁欄檻迴環開戶一望水天無際山林窈冥蓋灘江從城北來兩岸之山怪怪奇奇向在舟中未盡見也茲入洞內黑走山復忽睹世界皆成異境舟泛銀河人至天台亦若是矣城南有劉仙崖石洞如屋內刻張平叔贈桂林白龍洞劉真人歌道鉛汞之術甚詳城西有七星巖上有棲霞洞石嘴直下數百級頂上石紋如波中有鯉魚長丈餘頭目鱗尾皆具洞後深黑秉炬是數百步冷氣迫人同行

焉

者懼遂借出聞士人道其中之景甚怪王荆公云
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
罕至也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
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
以怠至於幽暗昏忽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
然力以至焉於人爲可誠而在已爲有悔盡吾志
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吾甚悔吾之未盡吾
志而隨人以止也其東有龍隱洞清流從洞中出
而入江江中有山輪囷若象鼻舂江中舟行鼻內
江岸山上有洞直透山背以通天光望之圓明如

滿月志稱濱江三洞水。月最佳者是也。茲行也在
桂林之日爲久。猶苗土。撞明蛇山。羊鷄雞孔雀黑
白之猿。荔枝佛手之樹。黃皮白蠟之林。芭蕉之心
長大如椽。天雨之花。其紅射日。可謂見所未見。獨
其俗。兇悍。褊小。嗜利。好殺。天地之靈。鍾於物而不
鍾於人。何哉。予以六月初旬至桂林。七月暑退。登
舟。返棹。曩之至也。雪峯吐火。稻穗湧波。荷蕊綻紅。
江流漲綠。署中偃仰。會幾何時。而稻禾全刈。木葉
半黃。雲白天晶。涼風蕭瑟。回思江南。暮春鶯飛草
長。西湖梅雨。花落鳥啼。有如隔世。王右軍云。向之

封 封

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迹。直其然矣。過全州復入
湘山寺。有隔日再來人。子嗒然而笑。夫佛再出世
猶吾再入寺也。而何怪焉。過衡州登合江亭。湘水
南來蒸水北至。兩江合處一峯特起曰石鼓山。上
有武侯祠。向讀韓詩註云。合江亭旁有朱陵洞。登
其上而不見。返舟問榜人云。洞在亭下。當事者對
其路。遊人往往不得至焉。在舟又望南嶽。霧隱雲
封。終不能見其頂。江山之於人如友。或不期而遇
或千里相訪而不直何哉。北至於湘潭。有昭山。昭
王南征幸此。北至於長沙。城東有雲母山。列仙傳

云星波雲母服之長生者也。城北曰羅洋山，城南曰妙高峯，湘江在城西，水西有嶽麓山。志曰：衡山毛十二峯，迴雁爲首，嶽麓爲足是也。其巔有道鄉臺，音鄒。志完謫長沙，守臣溫益逐之，兩夜渡湘宿於此。後張敬夫爲之築臺，朱子題曰道鄉。道鄉者，志完之別號也。聞志完初謫時涕泣，其友怒曰：「使志完居京師，得寒疾不汗五日死矣。」獨嶺南能死人哉。由今觀之，向與志完同時在京師者，皆已湮沒，而志完以謫特傳，亦可以知所處矣。道鄉臺下有嶽麓寺碑，李北海所書也。凡地之美惡，視乎其

人不擇地而安之皆可安也。予過五嶺，泛三湘，望
九嶷，歷百越，皆古逖客騷人痛哭流涕之所。入而
遊焉，瘴花善紅，蠻鳥能語，水清石怪，皆有會心。比
及長沙，山林雅曠，水土平良，已如更始。餘民復睹
司隸雍容，賈太傅乃不自克，而抑鬱以死。語云：少
不更事，太傅有焉。北過橘州，昔范質夫南謫，夫人
每罵章惇，過橘州舟覆，公自負夫人以出。徐曰：此
亦章惇爲之耶？予性褊，服膺范公以自廣。今過其
地，想見其爲人。北至於湘陰，有黃陵廟，二妃之所
溺也。其東有汨羅，宜屈子之所沈也。過黃陵，入湘

庭。浩。浩。蕩。蕩。四。無。涯。埃。晚。見。紅。日。落。於。水。內。次。早。
見。炬。火。然。灼。水。面。漸。望。漸。高。乃。明。星。也。吾。遊。行。天。
下。山。吾。皆。以。爲。卑。水。吾。皆。以。爲。狹。非。果。卑。果。狹。也。
目。能。窮。其。所。至。則。小。之。矣。物。何。大。何。小。因。其。所。大。
而。大。之。則。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莫。不。小。蘇。
子。瞻。曰。覆。杯。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
知。其。所。落。少。焉。水。涸。蟻。卽。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
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閒。有。方。軌。八。達。之。路。
乎。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閒。也。猶。杯。水。也。舟。猶。芥。也。
人。猶。蟻。也。吾。烏。知。蟻。之。附。芥。不。以。爲。是。乘。桴。浮。海。

耶。其水涸而去，不以爲是海。變桑田耶。四海雖廣，應亦有涯。目方不至，則望洋而歎。因所大而大之。耳。今在洞庭，吾目力窮焉。卽以洞庭爲吾之海可也。自湘陰泊於磊石，又泊於鹿角，又泊於井岡，皆在湖中。時近中秋，天朗氣清，所謂長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沈璧者，吾見之焉。北至巴陵，岳陽樓在巴城上，而今不存矣。予登其址而望焉。見君山秀出，其東曰扁山，又東曰九龜山，皆在湖中。城南曰白鶴山，其側有天岳嶺，上有呂仙亭亭。前有岳武穆廟，昔武穆尅期入日，平楊之於洞庭。

居人德而祀之。廟貌巍然。據湖山之勝。夫岳陽爲
純陽三過之所。宋滕子京重修之。范文正公作記。
蘇子美書。邵康節額。當其盛時。仙靈之所往來。賢
士大夫所歌詠。今皆爲荒榛蔓草。頽道文墨之士。
無論矣。純陽有仙術。亦不能留其所愛。武穆蹇蹇。
雄羅於羅。徒以忠義之性。賴於人心。而遺跡獨存。
然則人之不死。固自有道矣。在巴陵阻風五日。所
謂陰風怒號。濁浪排空。薄暮冥冥。虎嘯猿啼者。吾
又見之焉。北出經河口。入岷江。西北一望。荆襄漢
沔沃野千里。似燕趙兩河之閒。洋洋乎大國之風。

也。江南岸爲岫湖，嘉魚蒲圻之境，連延皆山。赤壁在嘉魚雒陽江滸，其上有祭風臺。昔蘇子瞻賦赤壁於黃州，武昌之下游也。考之史云：劉備居樊口，進兵逆棧，過於赤壁，則當在武昌上游。又操敗後，走華容。今嘉魚與華容近，而黃州絕遠。然則周郎赤壁，斷在嘉魚無疑也。北至荆口，兩山對峙，東曰驚磯，西曰大冢，冢磯有達座亭，乃折葦渡江之所。北曰沔口，河水又名漁漲，靈均遇漁父於此。沔口之北，西曰漢口，漢陽府也；東曰夏口，武昌府也。壩山爲城，壑江爲池，武昌城內包三山，漢陽城內有

兩湖黃鶴樓與晴川閣距兩坡之上相望也漢陽城外有大別山下有鎖穴乃孫吳鎖江之處予嘗登大別之巔以望三楚荆衡連鎖江漢朝宗遠水動蜀高樹浮秦水陸之衝舟車輻輳百貨所聚商賈雲屯其山川之雄壯民物之繁華南北兩京而外無過於此然沱潛漢沔之間瀟湘沅澧之際江漂湖匯民多水患盜賊乘之莽俗標輕鮮思積聚山藪水湘流民鳩處其人率茹竄屢難而難治亦可慮也北入孝感應山山接九宗澤連雲夢峯高野濶氣勢沉雄北出武勝關崇山峻嶺連延千里

右列方城左擁穆陵所謂真扼之塞淮南子云山有九塞此其一也北至於信陽信陽古申國東鄰息由息者楚之北門也又東鄰蔡昔桓公侵蔡蔡潰遂伐楚非上策也由蔡至郢崇山大小不可勝討所謂方城爲城漢水爲池無所用衆非虛語也能伐楚者莫如秦出武關下漢川則撤荆襄之藩離出三峽下夷陵則扼鄂岳之要害故秦并六國亦地勢然也北過碓山至遂平有植柯山唐李觀及吳元濟戰於此北至西平有渭水昔光武敗王尋於昆陽多殺士卒渭水不流卽此也北至於棗

縣爲沈諸愛之封邑其北有黃城山下有沮瀝故
里子路問津處也北渡汝水至襄城其南有首山
汝蔡穎許之際平騶沃衍而首山堆峙其中史稱
天下名山入三在夷狄五在中國皆黃帝所嘗遊
首山其一也昔黃帝問道於崆峒遂遊襄城登具
次訪大隗崆峒在如鄆而具茨在新鄭與首山相
望也襄城鄭汜地周襄王出居於此西至禹州有
禹之封邑北至告城古陽城地也臨潁水面箕山
負嵩嶽左成皋右伊閔崇山四塞清流洑洄其高
平處有周公測影臺巨石竒立高可七尺下方五

尺上方三尺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
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影短日北影長日至之影尺
有五寸卽此也北至登封介嵩山太人二室之間
太室之巔櫛比若城垣少室之峯面起若臺觀雖
無岱宗衡華之高奇而氣象雍容神彩秀明有如
王者宅居中正端冕垂紳以朝萬國不大声色而
德意自遠中嶽廟在太室之南少林寺在少室之
北羣峯圍繞界隔塵寰水石清幽靈區獨闕時值
深秋白雲紅葉翠柏黃花點綴巖之天然圖畫岳
陽黃鶴極江湖之浩渺豔隱少林畫山之奇麗

睡常入夢醒猶在。目非筆舌所能傳也。在寺中問
達摩遺蹟。僧云。寺西四五里深山之中。有古石洞。
乃九年面壁之處。至今洞中猶有達摩影。而予未
之見也。出嵩山。渡洛水。至偃師。道中見田橫許遠
之墓。北有緱山。子晉升仙之所也。北上北邙。望見
洛陽。昔孟堅兩都平。子二京諸賦。道洛陽之形勝。
甚悉。而予未暇觀。至今猶耿耿焉。由孟津渡河。至
孟縣。孟縣者。河陽也。周襄王狩於此。北渡沁水。上
太行。太行之上。首起河內。尾抵薊潯。碣石恒山。祈
城王屋。皆太行也。修坂造雲。崇岡礙日。路皆青石。

鏡光油滑、實天下之至險、登太行而四望九州之區、可以慙指、秦晉、徼山、吳越、阻水、青齊、負海、燕趙、沿邊、中原、平土、正在三河、周魯、宋衛、陳鄭、蔡許、鄧宿、杞邾、沈虞、邶、春秋所書諸國、以及夏殷、東漢、北宋、五代、梁唐之故都、皆在於此、總挽九州、闔閩、率夏土、田肥、美物產、茂實、所謂天下之中也、地之腹也、陰陽之所會、風雨之所和也、過太行而北、則吾山西境矣、總而計之、天下大勢、水舟二、嶽山分三、韓河出崑崙、崑崙江源、岷蜀始於西極、入於東漢、大河以北、水皆南流、大江以南、水皆北注、漢南入江

惟北入河、雖名四瀆、猶之二也。大行九金、酉接始
門東抵朝鮮、是爲北幹。五嶺衡巫、西接峩嶻。東抵
會稽、昇爲南幹。岷嶓華嵩、是爲中幹。岱宗特起、不
與嵩連、亦中幹也。北方水位、故燕秦三晉之山色
黑而陂陀、若波。東方木也、故齊魯吳越之山色青
而森秀、若林。楚南閩粵、峯尖而土赤。粵西黔蜀、石
白而形方。天有五行、五方應之。江性寬緩、河流湍
急。雋白鄙紅、洞庭澄清。其大較也。斯行也。四海濱
其三。九州歷其七。五嶽暗其四。四瀆見其全。帝王
之所都。聖賢之所處。通都大邑。民物之所聚。山川

險塞英雄之所。牛古蹟名。勝女人學士之所歌詠。
多見之焉。獨所謂魁奇磊落潛修獨行之士。或伏
處山巔。水獨涵跡。漁樵負敗之中。而予概未之見。
豈造物卷末之生耶。抑吾末之遇耶。抑雖遇之而
不識耶。吾憾焉。然苟吾心之善取。則於山見仁者
之靜。於水見知者之動。其矣。元。洵。湧。如。脂。勇。士。之
叱。咤。其。淪。漣。姬。秀。如。脂。淑。人。君。子。之。溫。文。也。然。則
謂吾日遇其人焉可也。抑又思之。天地之化。陰陽
而已。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大滙之北。不毛而交
廣。以南多水。文明發生。獨此浚。且之原而已。北走

胡而南走越三月而可至自皆崙至東洋空年之目
耳由此言之大塊亦甚小也吾以二月出都河北
之地草年未生至吳而花開至越而花落入
而我秋至粵而食桶粵西返棹秋老天高至河南而
木葉盡脫歸山右而兩雪截塗轉盼之完四序還
周由此言之古今亦甚暫也心不自得而求適於
外故風景勝而生樂性不自定而寄生於形故時
物過而生悲樂寧有幾而悲無窮期焉吾疑吾之
自立於天地者無具也朱景濂曰古之人如自參
原憲終身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充然有若囊括

於天地者何也。母亦有得於山天之外者乎。孟子
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老子：不出戶知天下，非也。
言也。爲地所圍，斯山川有畛域，爲形所拘，斯見聞
有阻礙。果其心與物化，而性與天通，則天地之所
以高深，人物之所以樂，并山河之所以流峙，有若
濁照而數計焉。生風雲於胸臆，呈海嶽於臆几，不
必耳接之而後聞，目觸之而後見也。然則自茲以
往，吾可以不遊矣。然而吾乃無時不遊也已。

張山來曰：浩浩落落，萬有一千餘言，就其登涉
所至，隨筆點染，鋪敘綉麗，萃巖亦復激島慷慨。

適足以費抄字
妙文不得僅賞其橫山範水已也

虞初新志卷十七終

虞初新志

卷十七

終

